

■流金岁月

■特约撰稿人 邢德安

1980年的中秋节,是我记事以来,我们家过得最丰盛的一个中秋节。

这一年,因为农村已经土地承包到户,收获的粮食明显比往年多,只得又买了两个塑料粮食屯。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抚摸着冒尖的粮食屯激动地说:“俺这一辈子也不曾见过家里面有这么多的粮食。”

这一年的中秋节,我奉母亲之命,破天荒地割回了一大块肉,买了两斤月饼,准备痛痛快快地过节,妻子还蒸了一大笼白面“锅盔”。母亲说:“过去,大户人家过中秋节也不过如此,像我们这些庄户人家是想也不敢想的。”

在此之前,我对过中秋节没有太深刻的印象,尽管很多人都非常重视中秋节,但由于那时生活贫困、收入低下,即使有心想过,也没那个条件。至于吃饼赏月,似乎只是传说中那些豪门富户或文人雅士的事情,所以,过节的意识

■岁月凝香

■马万里

风是有一点开始凉起来的,毕竟时令已入中秋了。空气中不时还夹杂着一股香甜的气息,深嗅一口,原来是街面点心铺里烤月饼的味道。

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是从何时传下来的,没人跟我讲过,后来读书多了,我才知道月饼与苏轼的诗句“小饼如嚼月,中有酥与饴”有关。翻遍史书,宋朝之前好像是没有月饼的,关于月饼的记载,始自南宋吴自牧仿北宋孟元老而作的《东京梦华录》,记录南宋临安当时风貌的《梦粱花》,书中说到了王孙公子登轩玩月,酌酒高歌;铺席之家登小小月台,安排家宴,团圆子女,以酬佳节;那时的月饼已经成为面点,但中秋团圆席上,还没有成为一种象征,当时中秋食品主要是以吃蟹为主。最早真正出现月饼的记载应该是在明朝万历、天启年间太监刘若愚所回顺当初宫中的《酌中志》中。书中这样写道:八月宫中赏秋海棠、玉簪花。自初一日起,即有卖月饼者,加以西瓜、藕,互相馈送。至十五日,家家供月饼、瓜果,候月后焚香后,即大肆饮啖,多竟夜始散席者。如有剩月饼,仍整收于干燥风凉之处,至岁暮合家分用之,曰团圆饼也。到了清朝时月饼已经是酥皮月饼了。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里记录了两种月饼:“刘方伯月饼”与“花边月饼”。刘方伯月饼是当时官府用山东细面做酥皮,松仁、核桃仁、瓜子和冰糖、猪油为馅。花边月饼则是猪油拌细面为酥皮,枣肉为馅,只不过有碗大,四边掐成菱花

■别样情怀

■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

那时我还小,每到中秋之夜,月亮便像白玉盘一样高悬在天幕上,清清凉凉的月光洒满了整个院子。篱豆花开蟋蟀鸣,风过处,花叶窸窣,在地上投下斑驳的黑影,反衬得地上的月光更明了。蟋蟀不间断唱着,仿佛知道这是中秋佳节,迫不及待地要为之奏响祝贺的乐章。

中秋不是平常日子,颇有仪式感。奶奶先拿出四块月饼,均匀地摆放在白瓷盘中,其上正中再摆上一块,供奉在堂屋几案上,几案上有一尊观音和祖先的牌位,前置一个小香炉。奶奶每逢初一、十五必焚香祷告,中秋当天祈祷时间更长。月光洒在奶奶银白色的头发上,那银丝闪现出绸缎一样柔和的光泽,月光和白发相融为一体,让人分不清长在头上的是白发还是月光,仿佛月光落在月光上……

■心灵漫步

■特约撰稿人 郑曾洋

姑姑给父母亲送来了几盒月饼,说是广州的肉松月饼,掰一牙儿放入口中,味道果然跟平常吃惯了的不一樣。不过说实在的,我还是喜欢小时候的五仁月饼。

小时候,也许是因为家里穷,除了盼过年,就是盼中秋。盼过年是因为过年可以吃肉,盼中秋自然是因为中秋可以吃上美味的月饼。

家在农村,农村的秋天,天空显得空旷高远,颜色是醉人的蓝,蓝得似乎能滴下水来,美得像童话一样。比童话更美的,是那金黄的田野,虽谈不上到处瓜果飘香,但如果说到处都能找到好吃的一点都不夸张。柔软劲道的嫩毛豆、爽滑甜糯的嫩玉米是儿时记忆里难以抹去的美味,甜香的煮花生,喷香的烤红薯,更是让人现在回想起来仍不禁

又是一年中秋到

也就非常淡漠了。据我所知,在中秋节来临之即,民间有蒸“锅盔”的习俗,就是那种如冰盘大小的圆形馍馍,里面夹层中可以包上白糖或芝麻盐之类的东西,是走亲访友作为礼品用的,由于粮食短缺,也只能是象征性的蒸上寥寥几个,其余则是黑杂面菜包和红薯包。

1980年前后,我发现,不只是我家,左邻右舍都对过中秋节重视起来了。节日期间,人们提上月饼等礼品互相拜访,互致问候,述说这一年的收获和变化。国家把中秋节以法定节日的形式固定下来以后,节日的气氛就更浓了。当然,我知道,这一切皆源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,而生活水平的提高又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。当脱离了温饱的农民们走向琳琅满目的食品市场,看到那久违的月饼、糕点,就如一位饥肠辘辘的汉子看到了冒着热气的可口饭菜一样,尽情地挑挂、买呀,恨不能把整个食品市场搬回家。那种心情,

只有经过苦难日子的人才会知道是什么滋味。

随着时光的推移和社会向前发展,好东西越来越多了。就拿月饼来说,花样不断翻新,人们的消费意识也在发生变化,不再满足于只讲实惠不问质量、零称碎买的方式,而是转向了集高质量与包装、观赏性于一体的高档品牌。最近几年,情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,人们似乎不再单一讲究物质生活的享受,而是开始了对精神文化方面的追求。节日



想念月饼

边。还有水晶月饼、素月饼等一直流传至今。

也许是真的老了,开始喜欢这种腻腻的甜味了。打记事起,我们家就很穷,但每到中秋,父母总能给我们每人分一牙月饼吃,圆圆的月饼被纸包着,上有红封纸写着“欢度中秋”四字。那时中秋节串亲戚,我们姊妹几个抢着去岗庄的姑姑家,掂两封月饼,晃晃悠悠地就跑了,跑几里地,就是为了到姑姑家能吃上一块整月饼。

娘也喜欢吃月饼,但她从不舍不得在中秋节前多买,她觉得贵,不划算。但每到中秋节若是实在没钱买月饼了,她就会给我们蒸像月亮一样圆的枣糕吃,因为我们家院里种有一棵枣树,等枣熟了,娘把枣打下来,不卖,除了枣枣糕给我们吃外,就是留着给我们当零食,慰劳我们贫瘠的味蕾。等过了中秋节,她才会上街买那些减价的月饼让我们大快朵颐。那时我们吃的月饼似乎只有一种馅:五仁馅,里边有冰糖、青红丝、桂花、花生、芝麻。娘叫我喜甜食,每发现有一块冰糖,便急忙抠下来,即便我已睡下,也会偷偷塞进我嘴里,于是我的梦也充满了甜蜜。

在中秋我也收获过人生最大的成果,1989年的农历八月初十,我有了一生最为宝贵的作品:我的儿子!我曾给他起过乳名:红月亮。

那晚,我因阵痛坐立不安,只能在走廊里走来走去,实在难受得受不了时,便扒住窗台,让气往下走。那时我突然看到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月,仅仅是刹那间。

我问身边的爱人看到没?他答曰:没注意。后来阵痛就紧了,我被送到产房,拼尽全力生下了儿子。农历八月十四,我像一个凯旋的将军,带着儿子雄赳赳气昂昂地打道回府了。路上碰见的熟人都要看一看我怀抱里的孩子,他们的笑脸像春天。婆婆家添丁进口,长子长孙,四世同堂,幸福满满。八月十五那晚自是张灯结彩,家宴丰盛。那天妈妈也派弟弟送来了她蒸的像圆盘一样大的大枣糕,中间还有用红枣拼成的福字。

那个中秋节是难忘的、欢乐的、团圆的。我哺育儿子的时候,感受到自身生命的枯萎和一种新生命的诞生,但我愿意把一生的精华献给亲爱的儿子。如果说这辈子我有过什么成果,做出过什么巨大的成

■诗风词韵

■特约撰稿人 陈猛猛

远离故土漂泊的游子
永远不敢提及中秋故乡的月亮
无边思念会被月光拉长
多年未归的人儿
一辈子都在躲避思乡的惆怅
抬头仰望中秋的月亮
曾经的那些孤独和思念
在月光抚慰下得到补偿

想起了月色下的那个村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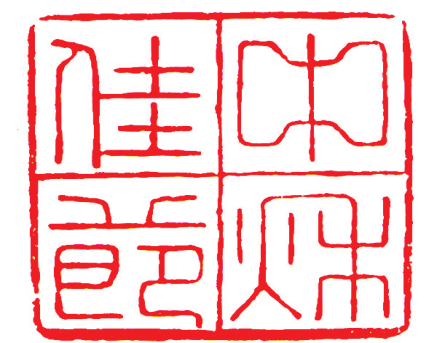
就,那儿子就是,他是老天送给我最好的礼物。如今,我的孙子已来人世快四个月了,这是一条生命的长河。上有爹娘,下有儿孙,多好!原来,自己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同样充满快乐和悲凉地寄存在心灵某处,在不长亦不短的岁月里,只要你肯种下欢喜,长出来的,一定都是欢喜。我突然想起张孝祥的词《过洞庭》:洞庭青草,近中秋,更无一点风色。玉鉴琼田三万顷,着我扁舟一叶。素月分辉,明河共影,表里俱澄澈。悠然心会,妙处难与君说。

明月当空照是一种佳境,中秋想念月饼则是一种心境。说是想念月饼,其实更多的是想念母亲,想念已然故去的岁月。

故乡月

皎洁月光照着母亲的小院
两只黄鸡缩缩在扁豆架下睡觉
院子里老黑狗无比忠诚
尽责地守护满地银白的月光
故国家中兄弟姐妹都去了远方
父亲渴盼的目光在月光下伸展
明月千里遥寄相思万千
记忆中甜蜜往事在一轮圆月下
一遍又一遍浮现终究无法忘却
每逢想起中秋故乡的月亮
一团温暖的火焰就在心房燃烧

月亮一点点攀升,往事无声,皎月不语,举杯邀月,连饮三杯,为往事,为亲人,为自己。不知从何时起,我也开始学着奶奶的样子,对月祈愿,愿亲人康健,愿岁月静好,愿国泰民安。



篆刻作品:中秋佳节 作者:徐锐

■街巷寻珍

老陶和他的大院

■特约撰稿人 王晓京

老陶叫陶金昌,今年77岁,比我父亲大了15岁,按年纪我该叫他陶大爷;老陶退休前曾任县文联副主席,对于我这个文学爱好者来说,该尊他一声陶老师。但是见过他本人后,我保留了和村民一样的称呼:老陶。

尽管将近杖朝之年,可老陶并不显老。许是之前当过兵的缘故,老陶无论是站还是坐,姿态都很端正,即使开着小电三轮车,腰板依然挺直。理得极短的平头,竖起的白发和人一样透着精气神儿。见人就是哈哈大笑,声音洪亮,底气十足。保持这样状态的人,心里定是不服老,也不认老的。知道老陶,是缘于他的大院。听说,自1998年从单位退休后,老陶先用10年时间,在自家宅基地上建了一个乡村文化大院,又用10年时间,利用大院开展各种活动,为附近村民提供读书下棋、品茶聊天的好去处。用老陶的话说,就是让下里巴人也感受阳春白雪的生活。

二十年的光阴,说长不长,说短不短,坚持去做一件有益他人的事情,并非那么容易。处暑后的第二天,恰逢周末,我怀着敬重与好奇,携友走进老陶的大院一探究竟。

在周围几幢两层小楼的之中,老陶红砖围成的院子极其普通。若不是大门上方用黄漆写着“湾陶村文化大院”几个大字,会让人以为是不起眼的陈旧民居。推开院门后,却发现别有洞天。

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绿色走廊。两根手臂粗的凌霄花肆意攀援,翠叶团团如盖,遮出密密的荫凉。几朵橘红色的花散乱落在地面,大有“满地凌霄花不扫,我来六月听蝉鸣”的况味。廊顶附着的还有丝瓜蔓和苦瓜藤,三两步便有修长的丝瓜和凹凸的苦瓜炫耀地垂下来。绯红的大枣和石榴带着诱惑,掩在叶下犹抱琵琶半遮面。

这田园诗意的走廊,还是老陶特意打造的文化长廊。廊下八根柱子,有内容不一的八副对联,记得其中一副是“文化教育人为本,道德培养爱至上”;廊柱与廊柱之间,悬挂着定制的彩色版面,有《湾陶村村歌》《湾陶村姓氏歌》《湾陶村大学生光荣榜》《湾陶村历届村支书名单》。几米长的走廊,可观,可赏,可玩。我们走得很慢,时而驻足细看,时而发出感叹,像进了大观园一般。

走廊西边,挖有一个小的方形荷花池,两枝荷花微绽,娇俏可人,六支莲蓬风中微动,别有意境,老陶专门为这荷花池写过一篇《荷花赋》。走廊东边,种了大片的洋姜,绿色的茎东倒西歪。洋姜地旁是一丛翠竹,亭亭中生出几许幽意,老陶也为此从竹子写过一篇《翠竹咏》。竹子下面藏有两只肥母鸡,低头在草丛东刨西划,见到来人,小眼睛里立马闪烁出警惕的光芒。

老陶见我蹲在树下的草丛旁许久不站起来,哈哈大笑:“你们这真是银环乡下,什么都感觉新奇,看来朝阳沟里的戏剧人物一点也不夸张。”其实,我对乡下不稀奇,倒是对这个布置得像“百草园”的院落觉得新奇。

穿过走廊,就是“陶然亭”。这是在正屋前面的空地,用铁皮瓦搭建的一个普通亭子,取了诗意的名字。在2009年2月,也就是大院建成后的第二年,老陶写了一首《咏陶然亭》:“少小贫寒老得安,苦心躬耕五十年。今建凉亭赤子心,寸草欲报三春天。但愿桑梓知吾意,相聚亭内多陶然。品茗对弈话沧桑,赏菊咏梅读圣贤。”从这诗里面,我读出了老陶的愿望和希冀,读出了他的意气风发。

凉亭下杂物堆积,棋盘上的残局,不知是何时留下的?母鸡在桌上的旧衣堆里,下了一个蛋。看来这院子里的鸡也是陶然,愿意哪儿下蛋,就在哪儿做窝。亭子旁边各有一个水泥大缸,里面养了泥鳅。老陶说,等到筷子粗细的时候就可以吃了,炸了下酒,炖了佐饭,是好东西。

老陶特意给我播放了他珍藏的碟子。那是2010年县电视台专门为这大院、为老陶录制的一个宣传片,让我看到当初大院建

造的过程。当时,老陶的老伴儿拿出25000元的积蓄,儿子寄回在深圳打工挣的40000元钱,湾陶村一位孤寡老人送来2000元,驻村的干部送来4500元……这院子,算是大伙一根梁檩、一片砖瓦、一块预制板、一袋水泥、一棵树、一株花,如燕子衔泥般筑起来的。

看完碟片,想起老陶写的村歌:“千年颍河万年水,人杰地灵湾陶美。陶梁孙黄和马杨,就像一家新兄妹。相濡以沫渡难关,喜事同欢共举杯。勤奋好学者有志,勇于攀登敢作为。南海弄潮不畏险,开拓施展大手笔。教子成才父母心,后生展翅能高飞。继往开来团结紧,为建设村显雄威。试看将来咱湾陶,前程似锦更光辉。”

三

问到建院的初衷,老陶絮叨着给我们讲起一段往事:“我母亲是郑县人,当年日寇侵华占领郑县时,随人逃难,路过这里实在跑不动了,就在湾陶村里落了户。我舅舅就是被日本人杀死的。当时日本人让他去捉狗,他不愿意,转头跑时,被鬼子用刺刀捅死了。我母亲一路逃命,来到湾陶后,嫁了人。那时候结婚嫁人很简单,能有口饭吃,能有个安身的地儿就行了。”老陶的父亲早逝,因为妯娌之间的矛盾,母亲在这待不下去了便带着年幼的弟弟改嫁他乡。成了孤儿的老陶,吃百家饭穿百家衣,还在乡亲的资助下,读完小学六年级,16岁时被村支书陶旷昌推荐参军……老陶回忆往事时犹如神助,那么早的事情,那么远的故事,那么靠前的年份,甚至孩提时的事情,他回忆起来也毫不费力。老陶念叨自己最年轻、生命里最好的几年,是他16岁到24岁从河南老家到湖北武汉当兵的几年。16岁去武汉当兵,正好赶上部队学文化,老陶的星期天基本都在图书馆里度过,第二年就在《湖北日报》发表诗歌。老陶提起第一次收到18元的稿费,仍是一脸激动,因为那时候一个月的工资才6元。写作让老陶从普通战士成为宣传队长,看到的世界越来越大,活动范围越来越大,每天吸收着外界给他的新鲜信息和知识。退伍转业到县剧团担任编剧,后又担任县文联副主席。

“建这大院是感恩乡亲,感恩党和政府。人生路上,任何一个节点出偏差,就没有后来的我。”老陶在动情之处落了泪。原来,人生的轨迹只有在一定年龄时回过头来才能看到,这条弯弯曲曲的轨迹上有一些拐点,或大或小,或明或暗。有些拐点是社会强加给你的,不可抗拒;有的则是从内里自我改变,由此成功完成自己的愿望。

四

大院建成后这些年里,村里的孩子在这儿读过书、猜过谜,老人在这儿赏过月、吃过饼,壮年人在这学过种养殖、看过普法剧。老陶也收获了不少荣誉,县里的、市里的、省里的,从“感动漯河2009年度人物”“十佳五老人员”,到“全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”“新时代乡贤”……这些奖杯和证书,老陶就放在大院的正屋里,让人随意翻看。

书柜里的书,已经霉变,想是已有两年没有晾晒的缘故,积存的潮气和霉味经久不散。我没有向老陶问起,也是不忍问起,毕竟快80岁的人了,那些书搬哪搬放,都是极费劲的力气活儿。离开时,老陶交给我一个剧本,是根据当前扫黑除恶形势写的《审爹》,薄薄的几页纸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。“我感觉时间不宽裕,如果再给我三十年的时间,我还要干更多的事情。”暮年的老陶,仍志在千里。

回去的路上,田里的玉米正在茁壮成长,植株顶端披拂着的红缨已渐转为灰黑色,豆子、花生、红薯,也在一天天膨胀,一天天地饱满,只待秋天,集体从田野走向仓房。这是田园牧歌式的家乡,也是现世安稳、血脉相关的故乡。我想起郑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一位教授说过的一段话:人们习惯把过多的赞誉给予那些所谓的文化名人,其实,我们真正该礼敬的,是那些在基层传播文化的人、创造文化的人、传承文化的人、热爱文化的人,正是他们默默无闻的奉献,才撑起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大厦。